

孩时初养蚕宝宝，总要放上桑叶，察看它如何优雅地啃食叶脉。自那时起，我便懂得蚕丝是一种重要的纤维资源，并暗暗对维系蚕儿生长的桑叶怀有敬信。

桑叶是蚕的主食，曾被人视作野蔬。然而，某日在邻省乡间游历时发现，原来蚕儿的口粮，也可朵颐大嚼。桑叶的边界，竟在味蕾上延伸，它由声希味淡，嬗变为一道道样式各异的“桑菜”。

记得发明“的确良”后，导致了缣丝日渐式微。蚕业卸磨杀驴，蚕衣撵行夺市，使得无所适从的桑叶，一度蔫头耷脑；好在它很快走出萎顿，犹枯枝再春，如今在膳食领域发挥出逆袭的天质。

其实，桑叶在民间的灶台，早被熬出百般套路。春桑初展时节，选摘嫩芽下几张新叶，榨出绿汁，做成“桑叶凉粉”，惊艳无比。桑叶也可裹上鸡蛋面糊，炸出外脆里酥的金绿色的叶瓣，撒上十三香调味，熬似油香与草腥在舌尖上相拥，它叫“油炸桑叶”，色香味俱佳。

还有很家常的，将桑叶切碎入馅，包成饺子，咬一口，绿意挟着鲜味流淌出来，似乎将整个春色都含咀在了嘴里。这些朴拙做法，使桑叶默默地附着在生活的边缘；它并不属于珍馐，却悄然给寻常日子，注入了一股出自乡土的越气。

早年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桑叶“味苦甘，性寒，无毒”，可“治劳热咳嗽，明目长发”。当时只道是药材，哪知还能入饌。而今思之，先祖大约把草都试吃了个遍，才筛选出既可当食材又能治病疾的瑞草来。

蚕丝被与桑叶菜，前者可御寒，后者能充庖。这平凡草木的蜕变与升华，在无声地提醒：曾经被下眼相看的贱类，只是尚未等到重新体认价值罢了。

后来城里渐有桑叶的踪影。先是主打药膳的餐馆，拿桑叶与枸杞、红枣同炖，美其名曰“养生汤”；继而见高段位大厨，用桑叶执炊创意菜。我曾尝过“桑叶包”，是将鲜桑叶裹入虾仁、笋丁蒸制，桑叶的微苦恰好解了海鲜的腥气，确为妙品。

桑叶更是不错的茶饮。经炒制晒干的桑叶，用沸水煮沸，汤色清亮；饮之先苦后甜，据称能降糖、减脂，功效神奇。桑叶的走红，大约与返璞归真不无关系。人们吃腻了山珍海错，反倒对曾被遗忘的乡味趋之若鹜。嗅到商机者，掐尖落钞，当刻给桑叶贴上绿色食品标卖。

桑叶进饌，古已有之，只是不曾大张旗鼓。从蚕食到人食，暗合了爱爱好古趣味的升格。我们对于食物的认知，总是受到时空与境遇的影响。昔日轻之而不屑的，今朝却奉为珍馐；原本被埋没的好物，来日或许又会被味蕾发现为“新大陆”。

蚕食桑叶，人穿丝绸；人食桑叶，又图的是啥？历经桑田沧海，桑叶角色转换，不禁令人莞尔，舌尖和味蕾，总在循环往复地贪嗜，那些本就存在的人间美味。“好饭(菜)不怕晚”倘指桑叶，亦深是其言。

初夏时节，因学术交流的机缘，我来到徐州博物馆，寻访两千年前的大汉风采。

在徐州博物馆，还看到了两千年前的豪华厕所。那是一件汉墓出土的厕所石制坐便器，“凸”字形，上面还有符合人体臀腿结构的坐垫。神奇的是，坐便器后面还连着一个导水管道，可引活水冲洗。另一件陶制明器，下面是猪圈，上面是厕所，如厕之后，矢溺随水冲落下，成了猪诸君的饲料：五冲轮回可谓达到了极致。

那时没有热水器，如何沐浴？大铜鉴、铜扁壶、铜臼、铜杵、铜量……展馆内浴盆大小深浅各不相同，沐浴器件品种数量十分繁富。最让人惊奇的是陶制的“搓澡爽”——陶甗，用于搓磨摩擦皮肤、去除污垢，陶制或石制，有龟背形的，有圆形的，展柜中4件一律为灰

青苔虽然生长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但它也是一种顽强的生命。你看它那么绿，绿得坦坦荡荡，没有一点卑微的样子。我喜欢踏入古巷老屋，走向山林野径，一边寻找青苔的影子，一边吟诵古人的诗句。凝眸沉思，面对芊芊青苔，总能让人心气安宁，纯净的意念超越了一切外界的喧嚣。此刻就在我眼前的青苔，它不正是谦谦君子的化身吗？

这些年来，我专门收集了历代文人有关“青苔”的诗词铭赋，共有五十首(章)之多，赏读美妙的文采，领悟高雅的意境。另外趁旅游野行之际，我拍摄

行走在北欧五国，随处可见专注织毛衣的人。

六月，我从丹麦哥本哈根飞往挪威卑尔根，航程一个半小时。我是F座，D座的姑娘健美利落，她扣上保险带后，就从一个白色的布袋里取出毛线织物，随后把布袋子放在我们俩中间的空位置上，用友好的眼神向我致意一下就开始编织。

女孩棒针翻飞，线团嗖嗖转，针脚眨眼就排满了。她运针方法跟我们不一样，棒针不是扣在虎口上，而是压在手心下。我在孩子四五岁时，曾经给他织过平针和元宝针两件毛衣，后来就再也没有织过毛衣了。当儿子小时候学钢琴偷懒，我假装要打他手背时，才会拿出插在花瓶里的棒针。

女孩编织的是菱形图案，我对图案不懂，想知道编织方法，就试着用趂脚的英语跟她交流。她是高中生，从哥本哈根飞回卑尔根家。她把织品住我这边挪，解说菱形就是上下针交替，便以11针为例，说明上下针排列规律。看她身上乳白色羊毛套衫带着质感的筋骨，又问了一句，你身上毛衣是自己织的吗？她双颊漾出一片红晕，笑着答：是我父亲织的，他能织出很多独特的图形。

抵御寒冷的需求是北欧盛行织毛衣的一个重要因素。路上看到挪威峡湾牧区的羊长得腹圆背阔，短尾矮壮：在冰岛荒凉的住地还看见无角的白色绵羊，超级萌。它们能够在寒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擅长在陡峭的地形中觅食，长出来的羊



部变得炽热时迅速划过丝绢。那时也有火锅，叫“染炉”，且是一人份的小火锅，极卫生讲究。更奇的是还有烧烤，且和今天几无二致。馆里一块不起眼的画像砖，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方描绘了两位拱手作揖的人在室内相对而坐，他们中间摆放着酒樽、耳杯及各式食物；下方是另一图景：一人拱手而观，另一人手持肉串，正在圆形炉子上炙烤肉串儿。炉子旁摆放两只耳杯，两侧分立侍者。令人称奇的是，右侧手中的烤肉串，和今日一模一样，专家说吃烤肉已是汉时日常，来了尊贵客人是一定要架炭火、撸串儿的，肉串烤炉加蘸料，灵魂烧烤“三件套”，古今一路。

看着这一切，我甚至怀疑自己，汉人生活如此精致而美好，这是两千年前的事吗？

苏 叶

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铜顶针(缝补用的)、铜染炉、铜针、铜刷子、陶制案俎(案板)等等都是寻常物件。熨斗，有两种，一是铜制一为陶作，烫衣服的，汉代人在其上刻“熨斗直衣”，它还有名字叫“火斗”或“金斗”：汉代人认为熨斗形如北斗，北斗如金，熨衣前，人们会把烧红的木炭放入熨斗中，待其底

了数以百计的“青苔”图片，并设置了图库，一切因为情有独钟。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刘禹锡名作《陋室铭》中的句子，有了“青苔”对于“陋室”的衬托，就成为一种生命的陪伴而充满了生机。诗人骚客往往独具青睐，欣赏青苔的古朴、幽雅、清真、脱俗。年深月久，那青苔的影子总是在我脑海里浮现。

想起《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谁知他成名之前作过一篇《苔赋》，其中说道：“背阳就阴，违喧处静；不根不叶，无迹无

影。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而不竞，每乘幽而自整。”这青苔正是王勃的人格写照，也是他追求的理想境界，尽管青苔是卑微的生灵，却有高尚的情趣！

看吧，青苔随意地生长在石头上、砖缝里、墙角边，乃至臭水沟边。它索要的东西很少很少，仅仅一点水和土就足矣，但它却愿意尽自己的一生，去奉献一份绿意、一份氧气、一份美丽。想我自己，做了一辈子的人民教师，普普通通、忙忙碌碌、踏踏实实，这不也体现了“青苔精神”吗？

在挪威和冰岛多处游客中心，各种毛线球、发套、手套、帽子以及羊毛羊绒衫琳琅满目，非常漂亮，但价格比较贵，一件单线花式手工羊毛衫要2000元左右人民币。在北欧，夏季的阳光是奢侈品，极夜漫漫的冬季，灯影长随，咖啡是全年的日常。北欧毛线织品昂贵的不只是手工，还有编入针脚里阳光的味道、咖啡散发出来的肉桂香气和长夜里伴随着编织节律的爱的心跳，每一件手工衣物布满温暖的元素。

历史资料显示，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了挪威，北部渔村的男人参与抵抗运动，女人们夜间围坐在灯下织毛衣，她们给丈夫儿子的毛衣袖口或者下摆处偷偷织进特别的图案作为暗号，比如三朵玫瑰花代表周三有行动，螺旋纹暗示着要避开德军的巡逻舰，可见她们编织技艺的娴熟。

1988年5月10日，久病的沈从文在北京的家中逝世，享年86岁。5月18日新华社发了一篇由该社著名文化记者郭玲春写的新闻通稿，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上方冠以醒目的十四个字：“眷恋乡土多名作 饮誉中外何寂寞”。起笔是“没有人为他

主持最后的仪式，也没有名人为他致悼词……”由于那些反映社会现实不同侧面的作品文笔清丽，沈从文被称为有风格、有艺术个性的作家。

我不是湘人，但年轻时读了沈从文的作品后，深深地被湘西清幽的泥土气息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十分神往这片土地。

沈从文从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作品结集80多部，是一位硕果累累的乡土文学作家。他在《边城》中用这样质朴的语言写道：“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个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

来，老船夫随便给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后来，沈从文在1929年写的《萧萧》和1931年写的《三三》，都是写湘西女性的共同命运。以《萧萧》为例，萧萧从十二岁做年纪还不到三岁的小丈夫的媳妇起，到后来“肚子已被另一个人占先下了种”，于是“萧萧当然应当嫁人做‘二路亲’了”。

整个故事展现了湘西的一位女性从小到大被摆布、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湘行散记》选了好几篇沈从文的经典散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天既放晴后，小船快要到目的地时，坐在船舱中一角，瞻望澄碧无尽的长流，使我发生无限感慨。十六年以前，河岸两旁黛色庞大石头

来，老船夫随便给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后来，沈从文在1929年写的《萧萧》和1931年写的《三三》，都是写湘西女性的共同命运。以《萧萧》为例，萧萧从十二岁做年纪还不到三岁的小丈夫的媳妇起，到后来“肚子已被另一个人占先下了种”，于是“萧萧当然应当嫁人做‘二路亲’了”。整个故事展现了湘西的一位女性从小到大被摆布、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湘行散记》选了好几篇沈从文的经典散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天既放晴后，小船快要到目的地时，坐在船舱中一角，瞻望澄碧无尽的长流，使我发生无限感慨。十六年以前，河岸两旁黛色庞大石头

追溯北欧维京时代，维京人以羊毛为主要纺织材料，用织线编织包括套头衫、斗篷、袜子等衣物，用以保暖御寒。他们通过航海向外扩张，活动范围包括现在的英格兰、爱尔兰等地区，编织衣物的技艺在更广泛的区域内传播。地理的相邻和文化的输入，加上英伦地区温带海洋性气候适合牧羊，拥有丰富的羊毛资源，编织逐渐渗入英伦群岛人的日常生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指挥对德国作战时，拿起棒针织毛衣，以保证决策的理性。英国还设立圣诞毛衣日，过节时人们会穿上图案奇趣的毛衣。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和

乡土文学家沈从文

周丹枫

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后来，沈从文在1929年写的《萧萧》和1931年写的《三三》，都是写湘西女性的共同命运。以《萧萧》为例，萧萧从十二岁做年纪还不到三岁的小丈夫的媳妇起，到后来“肚子已被另一个人占先下了种”，于是“萧萧当然应当嫁人做‘二路亲’了”。

整个故事展现了湘西的一位女性从小到大被摆布、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湘行散记》选了好几篇沈从文的经典散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天既放晴后，小船快要到目的地时，坐在船舱中一角，瞻望澄碧无尽的长流，使我发生无限感慨。十六年以前，河岸两旁黛色庞大石头

清代袁枚有一首叫《苔》的小诗，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真是异想天开，微不足道的青苔呀，它那执着的青春竟能与“国色天香”媲美呢！在笔记本中，我找到了多年前写的一首诗《咏苔》：“寂寂墙阴印绿花，重重阶石养身家。莫言微命无奇志，敢拓新天到海涯。”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呀！我想，与其羡慕别人的世界，不如安心地自在生长，去拥抱每一缕阳光，释放每一份热情。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就如同青苔一样，生生不息，绵绵不断。

雅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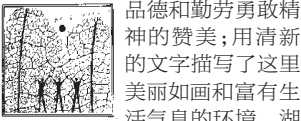
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现场，英国跳水名将托马斯·戴利在看台织毛衣，获得“毛衣男神”的称号，我们以为这是他缓解压力的方式，他却说跳水是他的副业，织毛衣才是他的主业。他还展示了自己编织的各种款式，穿上了自己织的蓝白条纹毛衣。

事实上，织毛衣已超越实用的范畴，是生活松弛感的体现，也是个人生活技能和艺术爱好的展现，成为文化和情感的载体。

我想写作很像织毛衣，挪威姑娘让我萌生了“编织”的想法，源于热爱，我的“织品”就是作品，也带着情感的温度。



上，依然是在这样晴朗的冬天里，有野莺与画眉鸟从山谷中竹篁里飞出来，在石头上晒太阳，悠然自得的啁唱悦耳的曲子，直到有船近身时，方始一齐向竹林中飞去。十六年来竹林里的鸟雀，那分从容处，犹如往日一个样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朴质勇敢耐劳处，也还相去不远。”他用朴素、简洁的文笔表达了对水手们质朴的品德和勤劳勇敢精神的赞美；用清新的文字描写了这里美丽如画和富有生活气息的环境。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湘行散记》封面上有这样几句话：“有一种文字，让人沉醉。没有大悲大喜，没有峰回路转，只比寻常，多了一份优雅的涵容。”这是对沈从文散文十分精辟恰当的评价。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沈从文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新的文学作品。他长期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晚年编著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功地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使我们由衷地钦佩他另辟蹊径，体现了一个中国文化人的严谨勤奋、尽力奉献的治学态度和高尚气质。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同他崇敬的师长沈从文告别时说：沈先生“是我见到的作家中最甘于淡泊的，这不仅是一种人品格，也是人的一种境界”。我对沈从文的一生感佩之余，谨以贝多芬的一句名言结束此文：“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